



三教指歸註卷第四

三教指歸卷中

虛亡隱士論

假立名字也以其道教為地也

虛亡隱士先在座側詳愚淪智和光示

狂



西京賦曰王闕爭於坐側詳余章切詐也通作佯袍
杜子曰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淪
沒也孔子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老子經
和其光同其塵河上公注曰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
闇昧不當以曜亂人論語注
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

蓬亂之髮踰登徒妻濫縷之袍超董威

輦

述隱士今有標
是段述隱士形相

蓬亂髮登徒妻並見于上卷注左氏傳注疏曰衣破
醜敝為藍縷言其縷破藍藍然濫音近藍揚子方言
作縷縷按徐曰縷猶濫也濫薄也無緣故濫薄縷通
作縷禮記注曰袍褻衣也神仙傳曰董威輦不知何
許人晉武末在洛陽白社中寢息身上藍縷衣不蔽
形恒吞一石子經日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觀之
亦不與言時或著詩
莫知所終董威輦傳
本無載

傲然箕踞荒爾微笑陳唇緩頰睚眦告

曰

傲與傲同慢也晉書阮籍傳曰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漢書曰高祖箕踞罵詈甚慢注師古曰箕踞者謂伸兩之脚其形如箕論語曰夫子莞爾而笑集解曰莞爾小笑貌文選好色賦曰含喜微笑宋玉笛賦曰擷朱唇曜皓齒漢書曰漢王謂鄼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注張晏曰緩頰謂徐言引譬喻也西京賦曰雖火野跋扈注銑曰睢盱張目貌善佳盱跋扈注銑曰睢盱張目也

吁吁異哉卿之投藥前視千金之裘猶

對龍虎今視寸步之蛇若瞻驪駒

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顏氏家訓曰異哉此人之教子也大論曰錯投藥者病則為增王季子論曰子諱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彦珠法師通極論曰既如料虎復似見龍愧焉若狂莫知所對寸步蛇未詳或謂寸步猶云咫尺言小蛇也張文成遊仙窟曰閨中面子翻羞出如今寸步阻天津韓愈詩曰

三教旨歸在四

寸步難往始知命唐谷神子博異記曰忽大風雲色
斗暗寸步黯黑金皆與云咫尺步同東方朔答客難曰
譬由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善曰
李巡余雅注曰鼯鼯一名彘鼠何休曰鼯鼠者
鼠中之微者

如何不療已身之膏膏輒爾發他人之

腫脚如卿療病不如不治

左氏傳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
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粵龜毛公愕然顧眄有覩進曰

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
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杜預注曰膏
鬲也心下為膏孫子荊為石仲客與孫皓書曰治膏
育者必進苦口之藥爾雅曰胛瘍為微腫足為腫疏
曰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曰此人居下濕之地故
生微腫之疾新修本草曰諺言俗無良
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也不如若不療

審慎詞也
三教指歸卷四
四

師雨輕考無言

愕然驚也史記曰良愕然欲毆之王文考魯靈光殿

賦曰俯仰顧眄東西周章注翰曰顧眄周章言驚視

也左思魏都賦曰有覲士典

憎莫贈容注向日覲面慙貌

先生若有異聞請為啓沃之僕不忍免

命帥爾輒談之伏乞先生莫祕春雷

論語日子亦有異聞乎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注疏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僕魏都賦注曰自稱

也此謙卑耳不忍不忍拒命也楊雄甘泉賦有帥爾字注帥聚也而非今之意今按帥與率通論語日子路率爾而對注曰輕遽之貌春雷喻隱士之所懷之道如佛經云法雷也禮記曰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隱士曰夫赫赫弘陽輝光煥朗然育馨

之流不見其矐礧礧霹靂震響猛厲然

聾耳之族不信彼響

赫與赫同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弘大也太陽
謂日也煽音扇說文曰熾盛也智度論曰譬如日出
盲者不見雷霆振地聾者不聞毛詩曰殷其雷在南
山之陽毛萇傳曰殷雷聲也礮字與殷同相如長門
賦曰雷隱隱而響起兮李善注引毛詩曰云云殷音
隱八羊傳曰雷疾而甚者為震震與霆皆謂霹靂也
後漢李左函谷關賦曰統群
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

矧太上祕錄言邈凡耳天尊隱術如何

妄說

金銀簡文經曰太上大道君受高皇之號居太上之
位道齡九十九靈本命延生經注曰太上者極大為
天最高為上方太極無上也惟三清人君之父得以
稱之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
皇文五岳貞形圖古人仙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仙
名者不可授之陸機演蓮珠曰絕節高唱非凡耳所

悲スレ木ノ才ノ真ニ一ニ本ノ際ノ經ニ曰ク無ク宗ニ無ク上ニ而シテ獨ニ能ク為ス萬ノ物ノ之ヲ
始ニ故ニ名ニ元ノ始ノ運ニ導ス一ニ切ニ故ニ為ス極ニ尊ニ而シテ常ニ處ス一ニ清ニ出ス諸ノ
天ノ上ノ故ニ

稱ニ天ノ尊ニ

三ニ大ニ清ニ

歆ス血ヲ遺ス盟ヲ太ニ難ニ得ス聞ス鏤ス骨ヲ示ス信ヲ何ニ曾シ易シ

傳フ

歆ス妹ノ悅ニ切ニ說ス支曰ク歆也抱ク杵ヲ子曰ク受之四十年一傳フ
傳之歆血而シテ盟委質為約又曰ク受真一口訣皆有盟

文軟百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
為約尅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

所以者何短綆汲水懷疑井涸小指測

潮猶謂底極

廣韻曰綆井索也抱杵子曰何異以二尋之綆汲百
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又曰所謂
以指測海指極
而云水盡者也

苟非其人閉談喉內實非其器祕櫃泉

仙道傳七卷

胸中所得道

底歿後見機始開擇人乃傳

抱朴子曰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又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二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二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二卷也櫃書函也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於是龜毛八等並相語曰昔漢帝異仙

惘請王母

漢武內傳曰漢武帝好長生之術求道西王母遣使為帝報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宮掖之內設坐殿上紫羅席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微燈設玉門之棗蒲陶之酒帝乃盛服立於階下內外謐寂以候雲駕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食頃王母至也或駕龍虎或乘白鹿或乘白麟或乘

白鵠今本作鶴同執練旄之節群仙數子今本作十光耀庭宇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龍別有五十天仙咸在殿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袿容眸流眇神姿清發王母東向坐著黃錦袿今本作袿文來明鮮帶靈飛大綬腰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端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脩短得中天姿晚藹容顏絕世下車登床武帝拜跪問寒溫畢立因呼帝共坐帝南向母設天厨豐珍之有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其氣絕殊帝不能名又命侍女更索菓須臾以玉盤今本作益仙桃七顆以呈王母王母以四與帝母自食

三帝食輟收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歲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母命侍女王季登彈八琅之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命侍女石公子擊昆庭之金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侍女范成君拍湘陰之磬眾聲徹朗靈音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靈之曲歌了帝乃下地叩頭自陳云不圖天顏頓集得瞻上聖服御可以永久者吐納可以延壽者願賜長生之術母曰與上元夫人不相見四千餘年帝因問曰不審上元夫人何神母曰上元夫人之母二時許上元夫人至從官文武千

餘人皆是女子年同十八九許多青衣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清耀服青霜之袍非錦非繪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垂之至腰戴九星靈芝之冠帶六出火玉之珮腰流黃揮精之劍夫人與王母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鼓吹導引如初來時帝乃信天下有仙

長房得術亦學壺公

後漢書曰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

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其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終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

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
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二蟲臭穢特
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絕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
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
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王地上鬼
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
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
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
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
鬼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吾等邂逅曾無邴原千里之尋長有彭
祖萬祀之壽豈不美哉亦非幸哉

毛萇詩傳曰邂逅不期而自會也魏志曰邴原字根
矩北海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
就注曰遊學詣孫松辭曰君鄉里鄭君知之乎原
答曰然松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深致遠誠
學者之規模也君乃舍之躡屩千里所謂以鄭爲東
家丘者也原曰先生之言苦藥良誠然人各有志所

規不同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
耶松辭謝焉劉向列仙傳曰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篋
名鏗帝顓頊之玄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未八
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
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後昇仙而去張衡南都賦曰
彌萬祀而無變善曰爾雅曰祀年鍾會檄蜀文曰就
永安之計
豈不美歟

三人僉進再拜稽顙請隱士曰重望垂

釋名要覽曰首到地曰也

誨

禮記曰君問之云再拜稽首而后對按釋氏要覽
謂俗中兩拜者蓋法陰陽也長楊賦注銑曰顙額也
稽顙手
至額也

隱曰築壇約誓且示一二耳

抱朴子曰余師鄭君者予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
從祖受之余親事之洒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

三教指歸注四

盟受

之

爰則承命如言昇壇結誓臨坎請盟契

事已畢增仰指誨

抱朴子曰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軟血乃傳口訣禮記曰約信曰誓泄牲曰盟鄭注曰流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孔疏曰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隱曰然矣汝等恭聽今當授子以不死

之神術說汝以長生之奇密

抱朴子曰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有神術老子經曰長生久視之道也奇密奇異隱密之口訣也

令汝得蟬蛻短齡與龜鶴相競跛驢駑

足與應龍齊駿

郭璞遊仙詩曰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注銑曰蜉蝣朝生暮死以此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此仙人也抱朴子曰欲戰勁翮於鶴鶴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說文曰跛行不正也驢似馬長耳字林曰駑駘也沉約讓五兵尚書表曰駑足蹇步終取躓於塭車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龍無角曰蛟龍支龍毛詩注曰駿疾也

八仙世被雷被王神
吾昌藉非李上香異
陳田

竝三曜以終始共八仙而相對朝遊三

嶼之銀臺終日優遊暮經五岳之金闕

達夜逍遙

三曜謂日月星也晉成公綏雲賦曰擬神化於后土與三曜兮齊光崔琰述初賦曰運混元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神仙傳曰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乃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致

三教通歸註

十四

之於是有人公謂門皆鬚眉皓白門使先密以白王
王使閹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不老
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之
壯士今先生年已蒼矣似無駐喪之術又無貴育之
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乎八公笑曰見年
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
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火矣言未竟八公皆變
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王聞之跣
而迎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
道德夙夜饑渴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

厚幸道君降屈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
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
老人告王曰余雖淺識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
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
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
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
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
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必射不
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
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駢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

泥爲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
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八
公使安登山大祭即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
石皆陷至今人馬跡猶存史記封禪書曰自威宣燕
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
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葦有至
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
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及居水
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劉涓子吳都賦注曰嶼
海中洲上有石山也張衡思立賦曰聘王母於銀臺

今注衡曰銀臺王母所居善注引史記優遊逍遙皆
遊息之意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慎爾優
遊勉爾遁思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
壑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
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
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也七萬里以爲隣居焉其
上臺觀皆金玉楊炯孟蘭盆賦曰
晃兮瑤臺帝室施兮金闕之仙家
龜毛等對曰唯唯欲聞隱曰夫太鈞陶

龜毛等對曰唯唯欲聞隱曰夫太鈞陶

甄無彼此異洪鑪鎔鑄離憎愛執

大鈞洪鑪金喻陰陽造化漢書服鳥賦曰大鈞播物
塊土無垠注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
太鈞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
入亦猶陶之造瓦耳張華女史箴曰既陶既甄甄輸曰
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
陶人為器也善曰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抱朴子曰皇
天賦命無有彼此莊子曰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

太治洪大也朱世卿性法自然論曰天
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

非獨厚彼松喬薄此項顏但善保彼性

與不能持耳

班固西都賦曰庶松喬之郡類時遊從乎斯庭注善
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
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士浮丘公
接以上嵩高山顏氏家訓曰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

伯夷之凍餒史記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
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千金方
曰夫養性也者欲使習以性成成自爲善不
習無利也性已自善內外百病皆悉不生

養性之方久存之術厥途極多不能具

述聊撮大綱示其少分

沉約佛記序曰厥途不一途多者崔玄山瀨鄉記曰
孝子爲十二聖師養性得仙各自有法凡三十六或

以五行六甲陳或以服食度骨筋或以深巷太嚴門
或以呼吸見丹田或以流理還丹或以獻歛游天山
或以元陽長九分或以恬澹存五官或以清淨飛凌
雲或以三辰建斗廻或以三五竟復還或以聲罔處
海濱或以三黃居魂魄或以太上行成均或以六甲
御六丁或以祭祀致鬼神或以吹响沉深泉或以命
門固靈根或以乘璇璣得玉泉或以專守升于天或
以混沌留吾年或以把握知塞門或以太上柱英氣
或以虛無斷精神或以黃庭乘僂人或以柱天德神
仙或以玉衡上柱天或以六甲游玄門或以道引倪

已釋同俗

又首 秦始皇漢武帝內心願仙外事同俗

史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齊人徐市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

仰伸或以寂寞在人間或以藥石上騰雲或以九道致紅泉或以厥陰三毛間或以去欲但存神老子內傳曰太上老君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後魏釋老志曰化金銷玉行符籙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曹洪與魏文帝書曰粗舉大綱以當談笑

三教指歸卷四

五

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也三十七年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鯨大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太魚蛟龍為候始皇入海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至平原津而病甚死也漢武內傳曰王母語上无夫人曰劉徹好道適來見之然形漫神穢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擾亂殆恐非仙才武帝廣闡列仙論曰秦皇漢武體無靈骨徐鉉曰俗之言續也傳

相習也上行下效謂之
風衆心安定謂之俗

鐘鼓鏗鏘已奪耳聰錦繡繁爛忽損目

三石ハ重シク在サレハラニフ

明

抱朴子曰仙法欲寂靜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
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研礪礮礮而驚魂蕩心百伎萬
變喪精塞耳舊注引之又曰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
損聰者也鏗鏘金玉聲也文選西征賦曰若鏗鏘之

在耳夏仲御別傳曰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繡繁
爛抱朴子曰鮮華艷采輝煌炳爛煥傷明者也

紅臉朱唇不能暫離

臉頰也講者爲臉字訓者誤矣義甚不合也驗目上
金居江總閨怨詩曰紅臉脉脉一生啼黃鳥飛飛有
時度宋玉神女賦
日朱唇的其若丹

鮮鱗生毛不退片食

秦國平シラマフ

郭璞曰鮮生肉也抱朴子曰仙法欲止絕鼻
腫休粮淨腸而人君享肥嘗隨屠割群生

臥屍作觀流血為川如是事類難以陳

說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曰伏屍十萬流血漂櫓抱朴子
曰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爾雅曰觀曰闕王隱晉書
曰荀晞為青州刺史日斬千人流血成
川號云屠伯嵇康絕交書曰陳說平生

流以涓滴滌以尾閭心行相違徒深費

勞

說文曰涓小流也嵇康養生論曰或益之以馱澮而
泄之以尾閭善注曰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
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外出者也一
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
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

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

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

是猶覆方底於圓蓋願其能合極功力

於寒水求其飛焰何其愚哉

顏氏家訓曰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曹植待

太子詩曰寒水辟炎景冬言猶鑽堅水求火也

然猥俗謂帝皇至貴猶亦不得而况凡

人乎以此為虛誕以此號妖狂何其迷

哉

廣韻曰猥鄙也顏氏家訓曰中外夫人之婦猥俗呼

為丈母班彪王命論曰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抱朴子

曰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

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藥太為之無驗故也

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

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誕妄也抱朴子

日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妖謂怪異也又日既不
信道好為訛毀謂真正為妖訛以神仙為誕妄

樂太兩帝之徒此乃道中之糟糠好仙

之瓦礫深可惡之甚

史記曰樂成侯上書言樂太樂太膠東富人故嘗與
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尚方大言曰臣嘗往來
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
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

方闔旗旗自相觸擊乃拜太為五利將軍使不敢入
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
其師其方盡多不離上乃誅五利法華經曰象中
之糟糠牟子理惑論曰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

夫如是故傳必擇人非以尊卑宜汝等

專心受學無致後毀耳

孝經注疏曰夫猶凡抱朴子曰夫求長生修至道訣
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

以為重累耳又曰但恨不能絕
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

能學之人蓋異此歟手足所及豕蠃不
傷身肉之物精唾不寫身離是塵心絕

貪慾

論語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豕文亦切爾雅曰有足
曰蟲無足曰豕張衡西京賦曰攫胎拾卵豕蠃遲蠃緣

盡取善注章昭曰蚘蟻子也可以為醢蠃復陶也可
食者抱朴子曰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
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神仙圖曰
禁無施精命天歿禁無咳唾失肥汁大精經曰有敗
仙相者十條第一敗者勿好媮媮則魂液漏外精光
枯竭養性要集曰一曰精二曰唾三曰淚四曰涕五
曰汗所以損入之者也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久不
在人間人間實為是濁東萊賦曰滌號餐之貪慾
目止遠視耳無久聽口息麤語舌斷滋

三教指歸卷四

三十一

味

抱朴子曰養性其日莫遠視遠視損目養性要集曰
神仙圖云禁無久視冷目賤禁無久聽聰明閉千金
左曰凡搗藥法燒香洒掃潔淨勿得
雜語秘康養生論曰滋味煎其府藏

克孝克信且仁且慈

抱朴子曰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
德行不脩而但務求玄方道無益也潘安仁夏夜常

侍諫曰克明克聖

漢書曰且喜且懼

蹶千金以如藁芥臨萬乘而如脫躡

班固答賓戲曰魯連飛一矢蹶千金注濟曰蹶棄也
善曰李奇曰蹶踢也相如子虛賦曰吞若雲夢者八
九於其胸中曾不帶芥今按帶藁音同孔稚珪北山
移文曰芥千金而不眴履萬葉甚如脫注善曰爾雅
曰芥草也淮南子曰堯年表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
猶却行脫屣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履漢書刑法

志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躡與徒同

視纖腰如鬼魅見爵祿如腐鼠

張文成遊仙窟曰素手曾經捉纖腰又被將千金方日見殊妙美女慎勿熟視而愛之當是魘魅之物令人深愛說文曰魘魅鬼屬抱朴子曰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絛經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二百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

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鵷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怕乎無為澹然減事然後始學不異指

掌

相如子虛賦曰怕乎無為澹乎自持五臣本怕作善注曰說文曰怕無為也廉雅曰澹怕靜也銑曰澹泊

靜也論語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何

晏集解曰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已下至禁忌

但俗人尤所翫好則道侶甚所禁忌耳

若能離此得仙非難

抱朴子曰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懼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翫與玩音同說文曰玩弄也穀梁傳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又翫遊觀也抱朴子曰但僊道遲成多所禁忌

五穀者腐腑之毒五辛者損目之鴆醴

醪者斷腸之劍豚魚者縮壽之戟

和康養生論曰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昆聲色是耽善注周禮鄭玄曰五穀麻黍稷麥豆菽粟七發曰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抱朴子曰必入名山之下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亦乃可作大藥梵網經曰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葷葱

薤葱蘭菘興渠是五種不得食養生論曰薰辛害目
注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害目說文曰蒜葷菜
也薰與葷同說文曰鳩毒鳥也漢書注應劭曰鳩鳥
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養
生論曰醴醪煮其腸胃翰曰醴醪酒也又曰豚魚不
養常世所識也善曰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久食又
曰狍肉損人與豬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
入劉向列仙傳贊曰八珍促壽五石延生

蟬鬢蛾眉伐命之斧歌舞踊躍奪紀之

鉞三カリ

蟬鬢蛾眉見于上卷注抱朴子曰冶容媚姿鉛華素
質伐命者也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
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千金方曰養性之道莫久行
久立久臥久坐久聽久視莫大歡莫跳踉皆損壽命
若能不犯則長生也抱朴子曰三尸每到庚申之日
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日竈神又
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二百
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二百也或作一日

大笑大喜極忿極哀

呂氏春秋曰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養性要集曰小思小念小欲小事小語小咲小愁小樂小喜小怒小好小惡

此十一者是則養性之美

以上結上俗禁忌文

如此之類各多所損一身之中既多如此敵若不絕此讎長生久存未有所聞

離此於俗尤難絕此得仙尤易必須先

察其要乃可服餌耳

抱朴子曰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察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已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觀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為推步苦不為藝文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為無慮不休不惕此道家

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又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

白朮黃精松脂穀實之類以除內病

本草經曰白朮味苦其溫無毒主風寒濕痺死肌癢
疽止汗除熱消食主大風在身面風眩頭痛目淚出
消痰水逐皮間風水結腫除心下急滿及霍亂吐下
不止利腰膈間血益津液暖胃消穀嗜食作煎餌久
服輕身延年不飢抱朴子仙藥卷曰水一名山前下
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長服山精又曰木

藥

明服木十十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又
曰黃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黃精僅可
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但以斷穀不及木之餌令人
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其味易食凶年可
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米脯也本草經曰黃
精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除風濕安五藏久服輕
身延年不饑又曰松脂味苦其溫無毒主癰疽惡瘡
頭瘍白秃疥癬風氣安五藏除熱胃中伏熱咽乾消
渴及風痺死肌鍊之令白其赤者主惡痺久服輕身
不老延年一名松膏一名松肪又曰楮實味甘寒無

毒王陰痿水腫益氣充肌膚明目久服不飢不老輕
身生少室山一名穀實所在有之八月九月採實且
乾四十日成注陶隱居曰此即今穀樹也仙
方操搗取汁和丹用亦乾服使人通神見鬼

蓬矢葦戟神符咒禁之族以防外難

禮記曰國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
方注疏曰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抱朴子曰山
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
息矣一法以葦爲箭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

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
矢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又曰或但知服草藥不
知還年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
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內冷疾不起風濕不
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按
抱朴子中諸神符多載之抱朴子又曰入山宜知六
甲祕咒今本作祝咒曰臨兵闔者皆陳列前行凡九字常
當密咒之無所不避替康絕交書曰不有外難當有

病內

呼吸候時緩急隨節

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此天
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抱朴
子曰行氣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
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夫以氣當以生氣
之時勿以死氣之時故曰仙人服六氣此之謂也丁
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氣
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為死氣死氣之時行氣無益也
素問經曰春二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

臥早起廣步于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而勿殺予
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
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
交萬物華實夜臥蚤起毋厭於日使志莫怒使華英
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生之道
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瘠奉收者少秋三月此謂容
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蚤起與雞共息使志安
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氣
清此秋氣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殫泄奉
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

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
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
道也逆之則傷腎春
為痿厥奉生者少

扣天門以飲醴泉掘地府以服玉石

出於門字
老子曰天門開闔河上公注曰天門謂北極紫微宮
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
謂呼吸也養生要集曰老子尹氏內解曰唾者湊為
醴泉聚為玉漿流為華池散為精液降為甘露故口

為華池中有醴泉嗽而咽之澆藏潤身流和百脉化
養萬神支節毛髮宗之而生也地府謂地出玉石如
府庫也十洲記曰瀛州在東海中上生神芝仙草又
有玉石按本草玉石部舉上中下三品玉石名數十
種

草芝完芝以慰朝飢伏苓威儻以充

儻

抱朴子曰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苜蓿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枝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未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枝百歲牛角芝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未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麻母芝珠芝白符芝朱草芝五德芝龍御芝凡此草芝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

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諸葛蟾蜍頭上有角謂下丹書八字體重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則於身避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弩矢皆反還自向也思素賦曰蓋玉芝以療饑饉又曰慰安也毛萇詩傳曰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孫真人枕中記曰茯苓久服百日百病除二百日夜晝不眠三年後役使鬼神四年後玉女來侍抱朴子曰木芝者松脂淪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儂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避兵以帶雞而雜

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枚

則二千歲也也億步拜切廣韻曰麤困也

上五節明所用除內外病下四節明所得之效驗

則日中淪影夜半能書

抱朴子曰小丹法丹一觔擣篩淳苦酒三觔漆二觔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又日以行一作血朱草煮丁丸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

地下徹瞻水上能步

抱朴子曰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又曰又從道士學徹視之術行之未百日夜臥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離郭又曰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父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鞋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滿三年則能行水上也

鬼神為隸龍驤為騎

後漢書費長房傳曰又爲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
後遂能醫療衆疾鞭落百鬼大清經曰苟把酒主諸
風痺勞久服者除病延命令人聰明輕身益氣除寒
去熱百日服之百病悉除目可獨見耳可獨聞二年
已上乘浮雲駕飛龍劉向列仙傳曰騎龍鳴渾亭人
下且騎龍來渾亭下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
王穆王得驥溫驪騊駼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
注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絲
耳八駿皆因其毛色
以爲名號錄音錄

吞方吞火起風起雲如此神術何爲不

成何願不滿

抱朴子曰得道術則變形易貌吞方吐火坐在立下
興雲起霧入淵不沒蹴亦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
按而行之無不皆効劉向列仙傳曰涓子者齊
人也好餌木接食其精隱於宥山能致風雲

又有白金黃金乾坤至精神丹練丹藥

中靈物

抱朴子黃白篇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中有
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
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赤金也說文曰金有五
色黃金為長久埋不生百陶不輕周易曰乾為天坤
為地抱朴子曰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
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
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
此則得天地自然之道也
今本天地二字作夫一字又金丹篇曰

按黃帝九昇神丹經云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
呼吸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服
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
清第一丹名丹華第二丹名曰神丹服一乃主百日
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
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也第六丹
名練丹服之十日仙也後漢光
武紀曰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

服餌有方合造有術一家得成合門凌

空一鉢纔服白日昇漢

服石論曰服丹以淨水嗽口先含棗核許蜜次且以一二丸服之若有所覺觸者至他日又漸增之以微覺觸為度本草經曰服藥不可多食生葫蒜生菜又曰服藥不可食諸滑物菓菜又曰服藥不可多食肥猪犬肉肥美及魚鰾抱朴子曰合丹當於名山之中心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清潔勿近汗穢及與俗人往來又不冷不信道者知乏謗毀神藥藥即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

一身耳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又曰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本草曰古秤唯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漢謂天漢也劉向列仙傳馬師皇贊曰振躍天漢

其餘吞符餌氣之術縮地變體之奇推而廣之不可勝計

抱朴子曰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饑耳體力不
狂勞養性更集曰劉居安曰食生吐死可以長存榮
求舊注曰後漢童公以長房不可教仙道遺一竿送
之長房乘竹縮地得歸至家抱朴子曰少子執百鬼
長房縮地脉又曰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昭
明太子文選序曰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
而廣之不
可勝載矣

若叶彼道若得其術即改形改髮延命

切論ヲケ 仙ノ法規ヲヒ

吾命也

延壽死籍數削生葉久長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
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
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
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
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仙人抱朴子
曰又有岷山丹法以井花水服如小豆百日病者自
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神
仙之道且欲得能延命却期長生不老抱朴子仙經

日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志延壽無極抱朴子
日欲食去三尸藥當服丹砂如麻子三九日再四十
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膚堅強服之千
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改形易容
變化無常葉世也
生葉謂生日也

上則跨蒼蒼而翱翔下則躡倒景而儼

律

已下仙人明遊學相

委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爾雅曰穹蒼蒼天地郭
注曰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宋玉對楚王問曰
翱翔乎杳冥之上廣雅曰翱翔浮游也思賦曰貫
倒景而高厲注善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
千里其景皆在下也濟曰倒景近天而下有日之處
西京賦曰儼伴乎五柞之館儼伴通作儼伴李善本
作相羊楚辭注曰相羊憩息
也上林賦注曰儼伴行遊類

鞭心馬而馳八極油意車以戲九空

雜譬喻經曰欲求善果報臨命終時心馬不亂則得
隨意往不可不先調直心馬若不先調直心馬者死
賊卒至心馬盤迴終不如意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
有八殞寅八殞之外而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
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華嚴經曰應發如大車心能
運重故王逸楚辭注曰九天八方中央也呂氏春秋
曰天有九野東方蒼東南方陽南方炎西南方
朱西方顯西北方幽北方玄東北方變中央鈞

放曠赤鳥之城優遊紫微之殿

潘岳秋興賦曰逍遙乎山川之間放曠乎人間之世
濟注曰放曠無拘束也穆天子傳曰壬申天子西征
甲戌至於赤鳥赤鳥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
九百羊牛三千稌麥百載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鳥
氏先出自周宗大王重炎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
太伯于東吳詔以金亦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其嬖
臣長季綽于春山之風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以
爲周室王天子乃賜赤鳥之人口其墨兼四黃金四
十鑑貝帶五十朱三百裹其乃膜拜而受曰口山是
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

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口
山之下乃奏廣樂赤鳥之人其好獻女子于天子女聽
女列爲嬖人曰赤鳥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
景福殿賦注書曰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
安止也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
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構以
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
廣樂帝之所居春秋合誠圖曰紫微天帝室太一之
精也

視織女於機上要姮娥於月中

張華博物志曰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
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
閣於查上多齎糧食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
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
處而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見織婦見一
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
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
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

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之到
天河時也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
妻姮娥竊以奔月中託身於月是為蟾蜍高誘淮南
書注曰羿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恒娥盜食之得仙
奔入月中姮

音恒故通用

訪帝軒而為伴覓王喬而為徒

劉向列仙傳曰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
山之下昇成有龍垂胡鬚下迎帝乃昇天群臣百僚

悉持龍鬚從帝而升攀帝弓乃龍鬚拔而弓墜臣群
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
弓為烏號焉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
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
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双
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
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後
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
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
東土自成墳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注劉向列仙傳曰云

略上引之

察莊鵬之狀見淮犬之迹

莊子曰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按性靈集曰木鵬臥風林今言 神仙傳曰時人傳八公安臨去

察來者蓋謂乘風歟

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窮列馬之厩盡牽牛之泊

晉書天文志曰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東壁北十星曰天厩王馬之官牽牛泊上所引博物志所謂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是也泊附舟於岸之處也

任心偃臥逐思昇降淡泊無慾寂寞無

聲與天地以長存將日月而久樂何其

優哉如何其曠矣

各士傳曰裴楷行也取與任心而動郭景純遊仙詩曰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師古漢書注曰澹泊安靜也淡與澹通伯與泊通抱朴子曰儒者所愛者

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黃老玄小經曰夫字物以聲以響道寂然無聲漠然無元郭然無景寥然無聞冥然無像也楚辭九章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大唐聖教序曰將日月而無窮

東父西母何足怪乎是蓋吾所聞學靈

寶之密術歟

曹植文帝誄曰壽終金石等筭東父神異經曰崑崙之山有桐柱焉其高入天云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

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
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又曰東
菴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人
形鳥面而虎尾云恒與玉女更投壺霧寶者天尊之
類也辨正論引霧寶九天生神章曰有天寶君
是大洞神霧寶君是洞女神神寶君是洞真神

以上明心道成就之相以立還明俗事
顧惟世俗纏縛貪慾前迫心意羈縻愛

鬼焦灼精神營朝夕食勞夏冬衣

蟬長髮動眉如鬼魅害命根

兩字通スル

華嚴經曰為諸煩惱之所纏縛梁簡文帝倡樓死節
詩曰一聲一轉前心李期上書曰娛心意悅耳目說
文曰羈馬絡頭也縻牛轡也任肪長沙宣武王碑曰
戎寇貪林羈縻失道付法藏傳曰愛羅刹女常欺眾
生

梵語也鬼人御不

願浮雲富聚如泡財邀不分福養若電

身

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金剛般若經
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
觀江總別袁曹州詩曰徂年驚若電分去聲
分際也抱朴子曰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

微樂朝臻笑天上樂小憂夕迫如沒塗

炭

法苑譬喻經曰為善受福為惡受殃世間之苦天上
之樂道家亦說大羅之天玄都之境可謂天上樂矣

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孔傳曰
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娛曲未終悲引忽逼今為卿相明為臣

僕始如鼠上之貓終為鷹下之雀

歌曲也言娛樂而所發之歌也悲引謂悲哀而所
歌之曲也筮獲引註濟曰引曲也楊雄解嘲曰且掘
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禮記曰迎貓為其食
甲鼠左氏傳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此句樂苦無限

此句死スル

特^{命如朝}草^{命危云}上^{命危云}露^{命危云}忘^{命危云}朝^{命危云}日^{命危云}至^{命危云}憑^{命危云}枝^{命危云}端^{命危云}葉^{命危云}忘^{命危云}風^{命危云}霜^{命危云}

至^少

法華文句曰迦葉說法云五欲無常如華上露見陽則歸潘岳西征賦曰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墜

咨^キ可^キ痛^ム哉^ハ何^レ異^シ鷓^シ鴒^シ曷^レ足^ク言^フ哉^ハ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曰鷓鴒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善註曰韓詩曰鷓鴒既取我子無

毀我室鷓鴒鷓鴒鳥名也鷓鴒所以愛憐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葦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鷓鴒鷓也廣雅曰鷓鴒工雀

也 苕與 苕同

其^カ吾^カ師^カ之^ノ教^ヲ與^テ汝^カ所^レ說^フ之^ノ言^ヲ汝^カ等^カ之^ノ所^レ

樂^ム與^テ吾^カ類^ノ之^ノ所^レ好^ム誰^カ其^レ優^シ劣^シ孰^カ其^レ勝^リ負^リ

文選註引李充翰林論曰楊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仍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

於是龜毛公煙牙公子兕角八等金啓

而稱曰我等幸遇好會適承謹言

爾雅曰啓跪也註曰小踞也應吉甫晉武帝華林集

註曰貽宴好會漢書曰今日復聞謹言註師古曰謹

言善言

也音黨

此夕儒道仙道
比日

方知鮑壺至臧方壺極香

鮑魚見于上卷註王季年拾遺記曰三壺海中三山

也一方壺則方丈二蓬壺則蓬萊三瀛壺則瀛洲形

如壺器此二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郭憲漢武

帝別國洞冥記曰元封中起方壺山像明本作招諸

霧異召東方朔謀於祕備明本作言乃燒天下異香

有沈水香明本作祇精香明本作薰肥香明本

香明庭香金磬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

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燃照數里

雙糜之醜子都之好

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明本作醜糜明本作醜推額廣
額色如漆明本作漆垂眼一作髮臨鼻長肘而縊陳
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毛詩曰不
見子都乃見在毛詩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左思
魏都賦曰猶雙糜之與
子都培塿之與方壺

金石有隔薰蕕無比

廣弘明集曰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左氏傳曰一薰
一蕕十年尚有臭杜預註曰薰香草猶臭草也十年
有臭言善易
消惡難除也

從今以後專心練神永味斯文也

康信高鳳贊曰高鳳好學專心不圓袁宏漢紀曰佛
教以為人死精神不滅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論
語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三教指歸卷中

三教指歸註卷第四終

明曆丁酉夏四月十有六日午後蒙之了
萬治己亥秋一校了

